

轉型時期的大芬油畫村考察*

江睿安 劉佳慧

深圳大學

郭雅璿

佛山市軌道交通發展有限公司

深圳大芬村，也稱大芬油畫村，以其油畫產業聞名於世，有「中國油畫第一村」與「世界藝術工廠」等美稱。伴隨著油畫產業的興起，大芬村得到眾多媒體與學界的關注。張可討論了大芬村油畫產業的發展過程。¹蔡一帆等討論了 2008 年金融危機後，大芬村油畫產業從複製行畫為主到逐漸增加原創的轉型過程。²也有學者以城中村改造為著眼點，指出大芬村以文化導向進行再生時所面臨的問題及相應的再生策略。³這些研究主要著眼於油畫產業，而鮮少關注在大芬村裡工作和生活的群體。本文通過走訪畫工和畫商等大芬村的「特殊村民」⁴，探討在產業轉型升級與城中村改造的背景下的油畫從業者的生活現狀及其現實選擇。

一、田野考察所見大芬油畫村

大芬村位於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布吉街道，原本是一個佔地面積約 0.4 平方公里的偏僻客家村落，僅有 300 多名村民，生活條件惡劣。在改革開放以前，這裡的村民多以種田維持生計，人均年收入不到 200 元。

1989 年，香港畫商黃江帶著一批畫工和海外訂單來到大芬村，辦起生產行畫（即臨摹畫）的畫廠。據黃江本人的回憶，當時的布吉老街已經相當繁華，但他還是一眼就相中了落後偏僻的大芬村，因為這裡租金便宜，緊臨深惠公路，方便人貨進出香港，而且民風淳樸，可為畫工們提供一個安靜的環境專心作畫。⁵由於物美價廉，大芬村的畫工生產出來的商品油畫深得海外市場的青睞。這些油畫經由畫商，源源不斷地銷往海外市場，而畫廠的規模也隨之擴大，大芬油畫產業自此發端。

大芬油畫產業初具規模後，政府也開始注意到大芬村的文化潛力。2003 年，深圳提出「文化立市」，投入大量資金規劃大芬村。之後，大芬

村油畫產業規模迅速壯大，成為「中國油畫第一村」。⁶2008 年的金融危機，使得以外銷為主的大芬村遭受重創，很多畫廊倒閉，大批畫工離開。為此，大芬村不得不開始轉型，比如增加內銷的比例，以及轉向原創油畫。⁷金融危機結束後，大芬村的內銷、電子商務與原創繼續發展，油畫產業得以重振。2015 年，大芬油畫村的成交量已增長到 43 億元，是金融危機前的兩三倍。⁸在此，我們將結合實地考察的內容，將今日的大芬村直觀地呈現出來。

2019 年 3 月到 9 月，我們先後四次走訪大芬村，逐漸窺探大芬的藝術魅力。大芬如今已是一座被高樓環抱著的具有商業化氣息的美麗城中村。店鋪外的裝飾畫琳琅滿目、磚瓦路乾淨整潔、建築整齊光鮮，而深圳最大的美術館——大芬美術館也坐落其中。超過 60 家企業和 1,200 餘家畫廊、工作室及相關配套行業經營門店聚集在大芬油畫村，其中過半數商家從事油畫生產和銷售，常駐的畫師更是有上萬人之多。⁹大芬村的原住民已成為房東，但多數搬到了政府新建的大芬新村，留下的基本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很難想像這樣一個地方曾經被稱為「深圳的西伯利亞」，不過從內部略顯擁擠的佈局，以及某些富有年代感的低矮建築中仍可窺見昔日的影子。

村內住宅樓的一層大部份是店鋪，其中絕大多數是畫師經營的畫廊，其餘的既有畫具店、裝裱店，還有小賣部、飯店之類滿足日常生活需求的店鋪。不少店鋪都正門大開，放眼望去，多是正在作畫的畫師。他們坐在畫板前，手邊放著調色盤，或是對著照片臨摹，或是進行創作。而店內的牆壁上則掛著他們的作品，也有畫師把作品擺到了店外。其中有些是仿名家的畫作，譬如大師梵古，一條街走下來能看到不少向日葵題材和《星月夜》的油

畫。有些店鋪外會擺放著「油畫體驗」的招牌，只要付費（30-80 元不等），就能體驗一次當畫家的感覺：店主會提供筆、顏料和紙等畫具畫材。如果不知道該畫什麼，可以從店主提供的圖片中選一張來臨摹；即便沒有繪畫基礎，店主也會親自進行簡單的指導。我們為了有機會更好地與畫師交流，也掏錢畫了一次，臨摹的是梵高的《播種者》。在攀談過程中，店主陳女士介紹，如今大芬村已經是深圳的知名景點之一，所以這種油畫體驗主要是面向遊客，旺季時大芬村的觀光客並不少。她還告訴我們，村子裡有不少店鋪以夫妻共同經營模式開設。¹⁰此外，據觀察，村內還掛有不少繪畫培訓班招生的招牌，招收對象既有成年人，也有幼童。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還找到了雕塑家、書法等藝術家的工作室，可見油畫村的收入來源並不局限於繪畫領域，消費群體也並不局限於遊客。

走訪村內唯一一家民營拍賣行¹¹時，工作人員羅先生熱情地接待我們。他告訴我們，許多畫家之所以願意把自己的畫委託給拍賣行拍賣，是因為這能有效提高他們作品的曝光率，同時也屬於一種自我宣傳的行為。而時至今日，大芬村已然成為一塊金字招牌，但凡懂一點畫的人都知道大芬。若一個畫家說自己在大芬畫畫，那麼其作品則更容易被賣家看中。他還提到，政府也持續為大芬村投入很多資源，比如文博會分會場選址大芬、村內正在進行的綜合整治活動和較早時投資建造大芬美術館。羅先生強調，不是所有美術基地都能擁有專屬的美術館，只有大芬是例外，兩者將形成良性循環，使大芬村的藝術產業走得更遠。我們看了村內畫家存放在拍賣行裡的部份作品，也參觀了美術館裡展出本村畫家作品的專區，發覺裡面確有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這裡不再僅僅是一個流水線生產大量行畫的「工廠」，還是一個能為藝術家們提供創作舞臺和自我展示機會的「基地」。¹²

另外，我們在走訪過程中瞭解到，除了實體店，越來越多的畫師開始選擇經營（或兼營）網店，有的是自己開，也有的是與別人合作。到 2019 年為止，大芬已有二千多家網店，在各大平臺上的微商、微店經營也較為普遍。不過仍有選擇堅持傳統方式的畫工。¹³

村中的消防改建工作在短短數月間給這個小村子帶來了極大的變化。我們在 2019 年 3 月底訪問大芬村時，建築之間的小巷中還能見到不少擺攤的畫師，他們躲在雨棚下、窩在窄小的通道中一邊畫畫，一邊跟同行談天說地。畫完的油畫或掛在牆上，或堆在地上。對租不起店的畫工而言，這是最普遍的選擇。而這也曾經是大芬村的一大景觀，吸引了許多來看熱鬧的遊客，也帶動了油畫的銷售。

然而到 2019 年 4 月底，小巷被清理得很乾淨，從一頭能毫無阻攔地望到另一頭，讓空間看起來寬敞、整潔了幾分，但又讓曾在改造前來過大芬村的老遊客感到一些寂寥，覺得大芬村少了許多藝術氣息。¹⁴早在 2 月份，龍崗區布吉街道辦就已開展大芬村綜合整治行動，拆除面積近 45,000 平方米，其目的在於徹底整治村內畫框小作坊和巷道亂搭建各類隱患，改善消防、市容、商業狀況，擦亮大芬油畫村品牌。¹⁵接受訪問的畫師表示這次遷拆，不但走了一批無法支撐起店租的畫師，還影響到不少將畫臨鋪擺放，招攬生意的店主。專案的相關負責人次次走訪向租戶解釋工作，希望他們配合整治行動，然而整治期間畫師們遭受的經濟損失最終仍由自身承擔。據畫工透露，政府還打算為村內住宅樓的外牆添上牆繪，目前該專案正處於招標階段。¹⁶

與全國各地的城中村改造一樣，大芬村實施改造乃大勢所趨，同時這也是其發展的必經之路。不過，形勢歸形勢，住在大芬村裡，眼見著變化一點點發生的油畫從業者又是如何看待這一切的呢？我們將通過幾個畫工的個案具體展現這些變化。

二、大芬村的畫工個案

1. 從仿製畫到原創畫：周先生夫婦¹⁷

周先生來自廣東省汕尾市，他和妻子的店鋪開設在大芬油畫村老圍東的一條巷口，平日閒暇時他會在店前的小巷中散步，與附近的畫工們閒聊。他在畫工群體中有一定的知名度，老圍東的畫工們看上去都與他有一定往來，一位受訪畫工直接告訴我們「他很有名的」。

1990 年，不滿二十歲的周先生便已經來到大

芬油畫村，成為一名畫工學徒，他幾乎見證了大芬油畫村迄今為止的整個發展過程。據他回憶，1994 至 1995 年是大芬油畫村起步後最初的興盛期。那時他和妻子都參與到流水線作畫的生產中，批量生產的油畫尚未乾透就已經被客人收走。畫工還開發出用油畫刀作畫的技能，技巧純熟的「刀王」甚至能達到用雙手作畫的程度。一位熟練的畫工一天大約能完成 50 張面積為 20 乘 25 釐米的油畫。¹⁸ 他們也經歷過 2008 年金融危機時外國訂單驟減的行業低谷期。這段經歷讓他們將視線從一張張「向日葵」或「星月夜」中抬起頭來，開始投入到自主創作的轉型實踐中來。在採訪這對夫妻時，他們自營的油畫中心裡擺放的已經不僅只有油畫，也有諸如濃豔的國畫牡丹和運筆遒勁的書法等作品。

談及在大芬村的生活和對未來發展的規劃時，周先生表示他並不看好油畫村的未來，甚至直言其已經「走向衰落」。「現在的環境比以前好了，但是個個都比較浮躁，畫畫也靜不下心。你看有些年輕人基本上待不住。」在他看來，近年大芬村整體的氣氛漸漸偏向商業化，村中的年輕畫工畫師多有急功近利者。這部份群體難以接受理想收入與現實收入的落差，本身也並非真正熱愛藝術，很難靜下心創作，有相當一部份已經離開。「這裡做生意可以，但不適合畫畫了。以後待不下去了，或許會回老家畫畫吧。」周先生望著自家新店面剛掛上不久的紅色招牌如是說道。

2. 典藝畫廊林先生夫婦¹⁹

林氏夫婦經營的「典藝畫廊」門前堆疊著色彩斑斕、大小不一的商品油畫，能夠讓人一眼分辨出這是一家以製銷行畫為主的畫廊。2006 年，這對來自潮汕的夫婦經親戚介紹來到大芬村，跟隨本地的畫工師父學習行畫技巧，從此進入商品油畫行業。

林氏夫妻自稱不如早幾年來到大芬村的同鄉幸運，沒有趕上大芬油畫村發展的好時候，剛來兩年便遭遇了金融危機。除去金融危機前後那段最為艱難的日子以外，他們的收入維持在一個較為平穩，能夠維持家庭生活的水準。當下他們工作日常

並不複雜，但受油畫行業整體行情影響較大：行情相對平穩時，夫妻倆早上十點下樓佈置店面，繪製油畫或守在店內經營，聯繫合作畫師收售油畫，飯食由妻子在樓上出租屋做好再拿到店內。他們每日營業八至九小時，傍晚收店返回樓上的出租屋。他們在畫廊靠牆街角處還開設了油畫體驗攤位，主要由妻子吳輝珠打理、指導遊人作畫。林先生偶爾也會端一杯茶，搬上折疊椅坐在一旁乘涼靜看，不時和客人聊上幾句。如果行情冷清，油畫經營入不敷出，林先生便需要外出兼職，店面則由妻子照料，兼顧油畫體驗攤位和成品畫銷售。

對於當下生活與收入，林先生只是輕描淡寫地表達了看法：「鋪租有那麼多，一天下來什麼都不幹也要走掉三百多塊錢，還是得營業的。」夫妻倆目前每月僅店面租金就超過 3,000 元，加上近 2,000 元的房租，已經佔去了經營收入的大頭，他們不得不精打細算過日子，並通過開設油畫體驗攤位和外出兼職增加一部份收入，維持家庭開銷。但對於當下時興的電商營業方式，他們則持否定態度，認為轉行電商前期投入過高且不保證回報，夫妻倆本身對電商技術知之甚少，也沒有更多的人手能夠輔助經營，因而在這方面不作考慮。談及未來，林先生則表示自己和妻子都不再年輕，已經承受不起轉業風險，會留在大芬村直到拿不動畫筆為止。

3. 陳女士夫婦²⁰

陳女士與丈夫共同經營著一間專做原創的畫廊，但我們先後訪問三次，前兩次都只見到妻子陳女士一人。她告訴我們，她的丈夫是畫水彩的畫家，一年大概有將近一半的時間都在外寫生，而她則留在大芬村打理店鋪。

這對來自廣東梅州的夫婦原本就是「科班」出身，美院學習臨近畢業時，因為聽朋友和老鄉介紹說大芬村「有這種畫畫的氣氛」，而且很有名氣，所以他們便好奇地過來觀摩，看完以後十分滿意，就決定離開家鄉到這裡打拼。那一年正好是 2002 年。談及剛到大芬的那段時光，陳女士坦率地告訴我們，他們起初根本就沒有「賺錢」的念頭，只想過來體驗一下。「家裡人都說畫畫沒什麼

用，畫畫能賺錢嗎？」她用輕快的口吻說笑道。不曾想這一「體驗」，就是十幾年，現在他們的孩子都已經在附近上學了。

回憶起過去，陳女士感慨，剛過來的時候，大芬還不像現在這麼有名，原住民和畫師還住在一起。巨大的轉折發生在文博會前後。大芬村名氣大增，於是政府開始著手改造村內環境，陸續有慕名而來的畫師入駐，同時原住民逐漸遷出，搬到新建的大芬新村。不過，有人來，也有人選擇離開。當初和陳女士一起過來的朋友，有一些已經去別的地方發展，或是乾脆改行，因為「混得不好」，沒辦法糊口。

陳女士表示，店裡有時一下子就能賣出去多張原創畫，有時候一個月也賣不出一張畫，且因為畫作本身作為藝術品的特殊性質，最終售出的價格並沒有確定的標準，而是在幾百元到幾萬元之間不定，這導致店內的收入也較不穩定。但目前每月店租支出和生活開銷仍在承受範圍內，丈夫在外寫生也不需要支付額外費用²¹，因此生活還是可以維持的。被問到做原創和做行畫哪個更賺錢、從事的人更多時，她直言，由於原創和行畫的門檻不同，因此很難判斷哪個更好，多數人都是覺得什麼賺錢就做什麼，但畫原創的人的確是比以前多了一些。而對於未來，她表示，只要日子還能過下去，就會一直留在大芬村。

4. 畫工的共同困境

我們訪問的畫師均在大芬村生活了較長時間（10-30年不等），他們中既有美術專業出身，也有半路出家，人生軌跡各不相同。但他們來到大芬的原因較為一致：經親戚或朋友介紹後對這個油畫村產生了興趣，從此入駐大芬油畫村。對於大芬村的現狀，他們不約而同地表達出不樂觀的態度，甚至認為大芬村正在衰落——行情不佳，錢不好掙，畫師不斷流失，藝術氛圍漸消。當問及大芬村近年來的變化，涉及到「城中村改造」話題時，他們的態度也幾乎一致：儘管政府的改造的確讓大芬村環境變得比以前更好，然而長時間的封路，以及拆除雨棚、卷閘門並清走過道間的露天畫攤對畫師們造成的生產生活影響較大。那麼，大芬村的改造究竟

是如何影響畫工的？

三、城中村改造與畫工營業需要的矛盾

大芬油畫村的牆面畫廊約始於2008年，此後逐漸普及，許多資金不足以租用店面的畫工藉此謀生。2017年5月，深圳布吉街道相關部門指出，大芬牆面畫廊存在消防安全隱患，需進行整改。澎湃新聞網在是年9月曾發佈反映該問題的專題文章，通過展示多名畫工的經歷，說明部份畫工群體選擇利用牆面經營的原因，以及這部份畫工在畫牆拆除後將面臨的抉擇與困境。²²

如今，大芬村樓棟之間的過道牆壁上偶爾還能見到一道道發黃的膠痕，這是村內消防改建拆卸雨棚、卷閘門後留下的痕跡。受訪畫工幾乎都記得2019年年初的整改情景，當時大芬村中氛圍凝重，村長做村民的思想工作，而村民負責租戶（畫工）的思想工作。回想起當時的場景，林先生顯得頗為感慨。他認同村內消防改建的必要性，同時也對村中整改之初的一些不合理規定感到不滿。起先村中整改時連將油畫擺放到店門外都不允許，林先生還遇到過試圖以「身份」來脅迫其整改的人員，令他哭笑不得。「不過現在好些了，總不能把畫工逼到走投無路，這些油畫什麼的還是能放一點（在畫廊外面）。」²³

這次整改對大芬村畫工造成了直接影響，林先生提到，由於雨棚和牆壁搭建物的拆除，一些有一定知名度而沒有店面的畫師紛紛改為與有店面的人合作經營。他還講到先前尚有一些未離開大芬村的畫工會在村內走動叫賣油畫作品，但當下大部份沒有自己店面的畫工都離開了大芬村，林先生推斷人數約有一二千人。周先生也直言拆遷對生意經營影響較大：拆遷以前，客戶進入大芬村可以憑藉標示性的自建畫廊、玻璃房等辨認村中道路，尋找指定店面。但在拆遷後客戶往往會在村內錯綜複雜的道路間迷失方向，影響到購畫熱情。²⁴

整改還要求畫廊、工作室門口不得擺放過多成品畫，不時有戴著臂章的巡邏人員在村內檢視，監督畫工按規定擺放油畫。林先生回憶，自己以往會在畫廊外的空地雨棚下支起畫架創作，但如今受整改規定所限，油畫繪製只能在店內進行，店鋪的

宣傳受到影響，以往隨處可見的「油畫體驗」攤位也險些被列入違規範疇。經營原創畫工作室的陳女士受訪時還提到前一年的修路問題：當時村外道路阻塞，客戶車輛無法進入油畫村，使得客源有所下降，全年的營業額也頗受打擊。²⁵

畫工的經營訴求與大芬村當下面臨的發展空間不足、消防安全隱患頻現的問題產生了衝突。可以看出，當下大芬村村中的整治行動對畫工的經營積極性有所打擊，同時畫工們也缺少回饋意見及滿足需求的有效管道。²⁶ 由此也影響到他們對未來的期望。部份受訪村民也感受到了畫工的難處：客家原住民秀婆婆在受訪時表示，畫工們收入並不穩定，在日常開銷、租房、供給孩子上學等方面有著較大的壓力。²⁷ 如何重新塑造畫工群體對油畫村的信心和歸屬感，也成為大芬油畫村轉型道路上不可忽視的問題。

四、結語

大芬油畫村近年來產值增速放緩，與之利益攸關的畫工群體作出的「大芬衰落」判斷並非毫無根據。畫工們主觀感受到的村內藝術氛圍減弱、房租攀升與營業收入增加不匹配，拆除違建項目導致畫工人才流失，畫工缺少相應管道回饋意見等都是「衰落」觀點的推手。

受訪畫工多數表示希望政府進一步加大宣傳力度，更大發揮大芬村的品牌效應。他們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大芬村計畫進行的牆面改造，對其持肯定與期待態度。但有一名原創畫工表示，大芬油畫村的整治不能浮於表面，僅僅是環境整潔、牆面繪畫或許並不足以讓大芬油畫村畫工的窘境得到改善。畫工們還提到了補貼問題，他們提出此前修路時政府補貼的不合理之處，「補貼款只補貼到臨近路邊的第一間店鋪，但實際上把路圍起來整個大芬都會受影響的。」從受訪畫工頗為無奈的敘述裡，可以聽到前一年大芬修整道路時給畫廊畫室經營帶來的影響。誠然，修整道路為大芬帶來了較好的交通環境，但整路對畫工經營造成的打擊也切實存在，如果當時的補貼能更加全面、到位地覆蓋到受影響的畫廊商戶，也有利於提升畫工的營業積極性。訪談中，來自湖北荊州的藝術家黎先生提到了大芬油

畫村和當下經濟大環境的關係。他認為大芬村從興起之初就伴隨著強烈的商業化氣息，反映著市場訊息和經濟大環境行情。現在畫工們口中的「生意不好做」，正是大環境的映射。²⁸

從長遠來看，大芬村的改造對發展必將是有利的，但眼下畫工們的窘境，以及部份人被迫離開都是村內真實現狀。事實上，政府致力於發展大芬油畫村旅遊業，通過文博會分會場選址大芬村、建造大芬美術館、繪製牆面彩繪、建設延長風情油畫廊、設立畫家個人工作室或油畫表演工作室、規劃油畫展廳、個性油畫餐廳、青年旅館等綜合設施、組織對外油畫展覽等措施對外宣傳大芬油畫村形象，打造油畫村的品牌，從長遠看意義巨大。但是身處其中的畫工看的更多的是眼前的境況：大芬村旅遊業正向上積極發展，遊客帶來的創收卻尚未成為畫工們收入的可靠來源²⁹。同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畫工生活壓力日漸增大的現狀也難以緩解。如果僅僅關注到整體改造的必要性而忽視了對個體的照顧，作為個體存在的畫工似乎就被「隱沒」了，他們的生活現狀和真實需求也在改造的浪潮中為人所忽視。政府和社區應該對畫工的境況和想法多投入一些關注，建立可行有效的溝通管道。行畫也好原創也好，他們以畫筆畫刀繪出的色彩對於大芬村而言都不可或缺。他們是大芬村的風景、構成大芬村的基石，只有讓他們的日子能過得下去，讓他們有進行藝術創作的餘裕，有對大芬油畫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才能保證這個藝術之村的生機與活力。

註釋：

* 深圳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課題「大芬油畫村的社會變遷研究」（SZ2020C023）。

¹ 張可，《大芬油畫村美術產業發展模式研究》（天津大學 2009 年未刊碩士論文）。

² 蔡一帆、童昕，〈全球價值鏈下的文化產業升級：以大芬村為例〉，《人文地理》，2014 年，第 3 期，頁 115-120。徐揚，《從「製造」到「創造」：大芬村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暨南大學 2016 年未刊碩士論文）。

³ 方丹青、陳可石、崔瑩瑩，〈基於多主體夥伴模

- 式的文化導向型城中村再生策略——以深圳大芬村改造為例》，《城市發展研究》，2015年，第1期，頁38-44。
- ⁴ 此語出自任曉峰、周志權編，《大芬村的特殊村民》，（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
- ⁵ 參看陳遙，《黃江：在大芬拓一個油畫「烏托邦」》，https://www.sohu.com/a/281494275_774998（2018年12月12日檢索）。
- ⁶ 何小培主編，《大芬油畫村，中國文化產業的奇跡》，（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頁95-97，138-140。
- ⁷ 張建春，〈大芬破局〉，《新經濟雜誌》，2010年，第1期，頁46-49。
- ⁸ 王婷，〈深圳大芬村：轉型雖難，勢在必行〉，《商業文化》，2017年，第28期，頁84-87。
- ⁹ 嶺東，〈龍崗區文化產業30年「枝繁葉茂」〉，《深圳商報》，2019年5月14日，A16版。
- ¹⁰ 訪談資料。陳女士口述（本文所有受訪人皆是假名。下同，不一一注明），2019年3月22日在深圳市龍崗區布吉鎮大芬村記錄。陳女士夫婦均為廣東梅州人，2002年大學畢業後進入大芬村。
- ¹¹ 拍賣行全稱為「深圳大芬藝海拍賣行有限公司」。
- ¹² 訪談資料。羅先生口述，2019年6月7日記錄。羅先生於2010年大學畢業後來到大芬村工作，其父母也均在深圳工作生活。
- ¹³ 畢國學，〈2300電商成大芬「新勢力」——大芬藝術品佔據國內近八成中高端酒店市場〉，《深圳商報》，2019-06-28，A08版。
- ¹⁴ 關於這次拆除，參看史青玉，〈大芬油畫村加速產業轉型升級〉，《南方日報》，2019年7月12日，OD03版。
- ¹⁵ 關於整治行動資訊，參看龍崗政府線上，〈大芬油畫村綜合整治行動收官〉，http://www.lg.gov.cn/xxgk/xwzx/zwdt/content/post_1853583.html（2019年7月5日檢索）。
- ¹⁶ 訪談資料。周先生夫婦、陳女士口述，2019年4月26日記錄。到2021年項目組回訪時，該牆繪項目受新冠疫情影響，進度有所阻滯，但仍有一部份牆面完成了招標和牆繪工作。
- ¹⁷ 訪談資料。周先生夫婦口述，2019年4月26日記錄。
- ¹⁸ 何小培主編，《大芬油畫村，中國文化產業的奇跡》，頁122-124。
- ¹⁹ 訪談資料。林先生夫婦口述，2019年6月7日及2021年1月27日記錄。
- ²⁰ 訪談資料。陳女士口述，2019年3月22日及4月26日記錄。
- ²¹ 訪談資料。陳女士夫婦口述，2019年9月27日記錄。陳女士丈夫在外寫生費用由深圳市美術家協會或相關贊助公司負責，而畫家需要向負責單位提供寫生期間創作的其中一張畫作。
- ²² 參看彭瑋、張盼，〈牆上的梵古：深圳大芬村整治轉型，五百牆壁油畫工「斷舍離」〉，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98411（2017年9月20日檢索）。
- ²³ 訪談資料。林先生口述，2019年9月27日記錄。
- ²⁴ 訪談資料。周先生夫婦口述，2019年4月26日記錄。
- ²⁵ 訪談資料。陳女士口述，2019年3月22日及4月26日記錄。
- ²⁶ 根據訪談資料整理。受訪畫工均未表示存在有效管道向政府等相關部門回饋訴求。僅陳女士在2021年1月27日的回訪中提到畫工可向深圳市美術家協會管理辦反映情況，由管理辦向村委溝通（如疫情期間的商鋪減租問題），但實際效果較為有限。
- ²⁷ 訪談資料。秀婆婆口述，2019年4月26日及6月7日記錄。
- ²⁸ 訪談資料。林先生夫婦、陳女士夫婦、黎先生口述，2019年9月27日記錄。
- ²⁹ 訪談資料。林先生夫婦、陳女士夫婦、周先生口述，2021年1月21日記錄。談及遊客帶來的收入時，幾位受訪者均表示當下遊客數量較少，也缺乏油畫體驗以外的創收專案。因此幾位受訪者更傾向於向外爭取油畫訂單或兼職工作增加收入。